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夢溪筆談卷七

宋　沈括　撰

象數一

開元大衍歷法最為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之歷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歷官皆不能知奉元歷乃移其閏朔熈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歷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為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歷比來款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新歷事下

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為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歷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登避仁宗嫌名為正月將戌曰天魁為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宫者正月日躔娵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

以顓帝歴言之也今則分為二説者盖日度隨黄道歳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諏訾春分後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宫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目今斗杓昏

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為一說然須大改歷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于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于角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于輿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于奎如此歷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

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
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
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
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月
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為枝幹故曰太衝十
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
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為酒醴以報百神故曰
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

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乙者太微垣所在太乙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剛蒼

龍第一星亦謂之亢與斗剛相直 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泣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為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 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

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間之真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為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畧舉數事十二

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二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

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為晨謂日出之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為之長二舍星大火為之長三行星辰星為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為經星之長大火天工之産故為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為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為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

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為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為圖其理可見為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為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為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盖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為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則歸於一動則惟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葢得其粗跡然數有甚微者非巧歷所能知況此粗跡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粗也

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歴以知之歴亦出乎臆而已予於奉元歴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真宣明景福崇明欽天凡十一家大歴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歴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裏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歴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揔謂之一宫然時

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宫則頓然差别前言星歴難知唯五行時日為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為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為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為陽望後月行縮度為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

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四時邪又如春為木九十日間當亹亹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

歷法布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表抄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為寅卯辰夏為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洛下閎造歷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筭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洛下閎歷法極踈蓋當時

以為密耳其間闕畧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黄道歲差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古歴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歴八百年自已差八度兼餘分踈濶據其法推氣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機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為及開元中置于武

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為高等漢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亘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熈寧中予受詔典領歴官雜考星歴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歴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中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

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為一圖圖為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為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内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歷奏議中叙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繆歷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歷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歷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于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

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期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泯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歴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表

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表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强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為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絶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表則表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數疎相因以求從相消

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襄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表生日積乃生月表終始相求迭為賔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别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于奏議藏在史官及予所著熈寧晷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歷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所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期天故以一日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期當者止二十八宿而已（度如傘撩當度謂當正傘撩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

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邪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

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日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近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

内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
東則蝕其内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
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内則蝕起于東南復
于西北自内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
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内蝕既則起于正
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
一期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布之乃今之交道也
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横庚庚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

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歴其前必有星如子
信説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
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
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
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
之民皆病濕泄邪至于一邑之間而雨暘有不同者
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

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謂之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零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灾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之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癘應

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證熈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建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

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敘也故謂之正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于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于二十六刻丙寅歲始于五十一刻丁卯歲始于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歷法求一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

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害暴逆客之氣為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

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腎亦二左為太陽水右為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為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為否泰者也故腎為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為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唯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

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為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沖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

以無所守為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黄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黄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為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虚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隂舊說陽以進為老隂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隂隂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隂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

歸除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

為老故老動而少静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六九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眹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日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夬曽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説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

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剥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説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員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嘆曰夬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常恨不

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畧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往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夬與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歴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

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内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歴術知崇天歴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熈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却是蝕限大强歴官皆坐謫令監官閻琮重修復減去慶歴所加二刻苟欲求熈寧日蝕而慶歴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

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熈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歴始知舊蝕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歴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皆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

鳳也又旗旐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象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鋭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有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畧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鍾一琯達之故黄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

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黄鍾大吕先已虚故唯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

巽坎離艮兑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兑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

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及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幹其上抵于頼處反是根人與禽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夢溪筆談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夢溪筆談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錄監生臣張仲芳

夢溪筆談卷八

宋 沈括 撰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為宮五十四為徵七十二為商四十八為羽六十四為角此止是黄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為律數如五十四在黄鍾則為徵在夾鍾則為角在中呂

則為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吕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吕長五寸九分三分二㽔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一南吕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

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母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黄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蔟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吕當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於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璺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為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為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與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宫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茍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茍音亟從支今乃謂之茍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為無義不待逺求而

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為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為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為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歴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黄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

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謂之黑道黄道之東謂之青道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别正負之數歴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為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

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為宿唯虛宿末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歷家取以為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歷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

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行度稍速以其徑絶故也歷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歷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歷多只增損舊歷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抄置簿録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筭日綴之古所謂

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歷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禄本無
知歷者惡朴之術過己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
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歷五星步術但增損舊
歷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歷術今古未有
為羣歷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
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
雲物禨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

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為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歷所算躔度謄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禄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宗斛蘭之法失於簡畧天文院渾儀皇祐中

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

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為玉

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别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

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八

夢溪筆談卷九

宋 沈括 撰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敵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

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謂於所居營一舍榜為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謂稍稍進用數年間為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没揩之禮宜少

降按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禀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

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且不遂有試業似獬者杜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

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髙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

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内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為藴人莫不以公為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

取茶囊群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賢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為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回謁吕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曽在東魯必當别墨令取一丸墨瀕揩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賢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歷

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可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隷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

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妻某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

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為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耶

王文正太尉局量寛厚未甞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羮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羮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

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

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

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

具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畧不揖客旻卿獨步而出旻卿言豢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

閭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擕妻子至此偶有鄉

人借此屋遂居之唯為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畆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廉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説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

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喜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閒話軫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為多繼而為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

年丈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幾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七十五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

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缾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煑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盃因各出數盃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為之

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李士衡為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為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

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便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為丁晉公築第後晉公敗籍没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為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别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

者唯有三色謂舉人畨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皋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為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

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

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黒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

趙閲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内唯攜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氷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

愛人可知然子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爲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邴原耕而得金擲之墻外不若管寧不視之爲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畧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

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

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羣子之席于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為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彦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閒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

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
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
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
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
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
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閤日聞降麻士大夫莫
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

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别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

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宫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

公儀曰𩄄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𩄄至定治事畢瑋謂𩄄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𩄄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

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䟽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陜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嵗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旣至觀之真英物

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話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贇駿陳執中張觀康定元年二月守贇加節度罷為南院駿執中觀各守本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具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

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為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嘗不醉仁宗愛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嘗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入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顧以贐行丁

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徳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擕挽
卒至顯位慶歴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内
殿承制范亢為黄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
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
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
歳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
訪母徧走四方備歴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

水懺者具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為司農少卿士人為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為婚后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鄰翁而翁

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美行遂為之濶畧其後廷式管幹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為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

前凡十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拆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九

夢溪筆談卷十

宋 沈括 撰

人事二

蔣堂侍郎為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皁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

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將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為之延譽後卒為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强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聽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葬於横山人至今畏

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著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别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

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令日獻詩如何公曰不曾發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

日可驗賈文元時為祭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為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驗也逋高逸倨傲多

所學唯不能棊常謂人曰適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着棊

慶歷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

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黄霸字次公葢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黄霸之為人上頷之異日復進擨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龎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十

夢溪筆談卷十一

宋 沈括 撰

官政一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契丹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契丹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算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為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有拜折鹽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抛數下庫務先封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緊便

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際 茶鈔謂上三山場榷務 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筭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 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 慢茶鈔謂下三山場榷務 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先足不為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斸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為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踈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刓其角謂之

圍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為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

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纔定吏不中稟即時廪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即糴第一數第二價即糴第四數第四價即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

銜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乃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于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止稅額一定其間或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大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

糴糶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歷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為便若没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

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絶况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産户絶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産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畧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洨州舊治靖安其地醎滷不可藝植井泉悉是惡滷景德中議遷州時傳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

今溪州是也土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鹽鹻殆與土半城郭朝補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粗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庶正當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具私利亟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敘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敘降先品者謂免官二

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等敘之免所居官及官當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敘之今敘官乃從見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為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吏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為一官勲官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其義蓋

除名叙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叙從四品於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令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牴牾予檢正刑房公事日會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墻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為

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為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鬬於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唯以録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紲

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勑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熈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

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乃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

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于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

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夫須有援卒緣運

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準援卒所費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駞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蕃人祥符中常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
酋長禄之以券粟自後有傚而為之者不得已又以
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纔殺掠若干
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
見給互相計校為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
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絶因其為盜悉
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蕃人畏威不復犯
塞

慶歷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絶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沉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决不塞

超謂之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

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陜西河東褒劒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唯陜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

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慎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錢唐江錢氏時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為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為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為患杜偉長為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税場以東移退數里為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為便獨一老水工以為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

欽定四庫全書

縱其利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為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

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勑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榷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籍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

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勅不獲

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夢溪筆談卷十一